



古罗马的启迪

罗马帝国对早期基督徒进行了持续三百年的迫害。从借助一场罗马大火而嫁祸基督徒的尼禄(公元54~68年在位)，到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06~337年在位)在313年颁布米兰诏书，基督教才被认定为合法且自由的宗教。两千年过去了，对正信的迫害又一次在人类上演。人们把早期基督徒的遭遇同今天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做比较，以从中吸取正面教训。

尼禄在位期间，公元64年7月18日，在罗马城内圆形竞技场附近突然发生大火，并酿成一场可怕的持续五天的大火灾，四分之三的罗马城被烧毁。尼禄乘机在废墟上营造起极尽奢华的“黄金之屋”，民间一直传闻大火是尼禄的阴谋。在大火灾发生以后，尼禄为了平息民众中的不满情绪，嫁祸基督徒，把他们描绘成一群做恶多端的人，为正式迫害基督徒制造借口。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两千年后，江泽民集团和中共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天安门自焚骗局，煽动仇恨，以便进一步迫害法轮功。国际获奖纪录片《伪火》，对中共的录像放慢镜头分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刘春玲是被现场的便衣击打致死；所谓的自

焚男子王进东，浑身衣服被烧得七零八落，可是他两腿之间却有两个在大火中不燃烧、不变形的装汽油的塑料雪碧瓶。

当年，罗马皇帝要求基督徒祭献、上香，用亲情的压力来说服他们改变信仰。今天，法轮功学员在洗脑班、劳教所和监狱面临着相似的遭遇。与罗马暴君不同的是，中共不但动用亲情施压，还用让法轮功学员的亲人失去就业机会等手段搞株连；还株连到街道、单位、地方领导，用法轮功学员的整个生存环境来施压。然后，把“不管家庭”，“不顾亲情”，“连累他人”，“对着干”，“搞政治”等等帽子栽赃到法轮功学员头上。

在罗马律法中，祭献、上香的要求是事先就规定好了的，并非为基督徒量身打造。而信奉假恶斗的中共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要求写保证书、放弃“真善忍”和做好人的权利，这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专门定做出来的东西，凌驾在法律之上。绝非法轮功学员要跟谁“对着干”，而是中共逆天枉法，故意迫害良善。



左图：第51届哥伦比亚国际电影节获奖纪录片《伪火》
右图：油画《梅里达的殉道士》，12岁的圣·尤拉莉亚试图抗议地方长官强制祭祀的要求（以示服从罗马皇帝），被处死。当年的基督徒难道是在“搞政治”吗？



中共用“搞政治”等谎言抹黑法轮功学员，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在人类这场历史大戏中，宇宙中正与邪、神与魔的较量，早已超出了人间肮脏的政治范畴。如果说历史是一种安排，那么历史一定是为了让今天的人们吸取正面教训。在十多年的反迫害中，法轮功已经扎根中华大地，并弘传世界，使众多等待人生真谛的人们找到了福音。◇



法轮功简介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13日在长春传出。他是以“真善忍”为根本的佛家高层次上的性命双修功法，含五套祥和舒展功法。

法轮功既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健身功法，又是一种崇高的信仰。对“真、善、忍”的信仰，使人变得真诚、善良与宽容。

法轮大法是修善的、和平的，义务教功，分文不取，所有活动都是完全公开和免费的。学炼者想学就学，不想学就走，没有名册，没有组织。

1992年至今，法轮大法已弘传世界110多个国家，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等，已翻译成30多种语言出版发行，并可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健康调查：我们的传统文化使我们受益了



1998年2月对辽宁省大连地区6478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健康状况的调查显示：疾病症状消失率达90.12%，患一种疾病与同时患多种疾病症状消失率相比没有显著性差异，分别为89.72%、88.83%。随着修炼

时间的延长，症状消失率呈递增，即修炼时间越长症状消失率越高。并且观察到修炼者思想健康、心理稳定、家庭和睦、邻里融洽。6327人每年节省医疗费共1524.47万元。因为一部份修炼前身体就比较好的人未参加此项统计，所以实际节省医疗费额将超出这个数字。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我们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文化使我们受益了。（摘自《九八年大连修炼法轮功健康调查报告》图为一九九八年十月，大连法轮功学员在星海广场晨炼。）◇

五次非法关押 六年半残酷折磨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辽宁报道）在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这十多年的时间里，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为了让人们从中共邪党的谎言与蒙蔽中清醒，走出来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尽管遭受了令人难以想象的迫害，他们的内心依然善良的希望广大民众明白真相，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有这样一个普通妇女，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大法“真、善、忍”，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坚持讲法轮功被迫害真相，五次被非法关押：在大连看守所非法关押十八天，戒毒所非法关押二十八天，在大连劳动教养院非法关押两年零四十天，第一次在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关押两年四个月，第二次在马三家劳教所非法关押两年零十六天，二零零九年七月被劫持到抚顺罗台山庄所谓的“法制学校”（实为中共强制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的私设监狱，称之为洗脑班更为贴切）非法关押二十一天，合计六年八个多月的时间，经历了种种非人折磨，至今内伤还没有完全恢复，还经常吐血，头发都白了。

她，就是大连市现年五十六岁的法轮功学员---仲淑娟女士。仲淑娟女士在大连理工大学商店工作了二十多年，一九九四年修炼法轮功后，曾经严重折磨她的风湿性关节炎等顽疾都好了，急躁的脾气也好多了，热心助人，深受同事们的好评。在修炼法轮功之前，她经常病休，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连续四个月一人干俩人活儿，没休一天。

在这里，向大家讲述她在中共迫害法轮功这十多年来的遭遇，希望人们能了解，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又是怎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在这种残忍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法轮功学员是怎样走过来的？

一、经济迫害：勒索罚款、非法解雇

九九年七月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后，仲淑娟女士于九九年十二月末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希

望政府给法轮功学员一个炼功环境。还没等进上访的门，她就被便衣骗抓，被非法拘留十八天，勒索罚款五千五百元钱，并被单位非法解除劳动合同。当时家里没钱，在单位再三催促下，她的丈夫只好把女儿的保险金取出来交了罚款。

被非法拘留了十八天后，在接她出拘留所的警车上，单位领导就把解除劳动合同书给了她。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仲淑娟和女儿再次进京上访，在长途汽车站被截住，身份证被没收，并逼迫她和女儿骂法轮功师父，不骂就绑架。她们坚决抵制，结果先是被非法搜身，后被劫持到大连戒毒所，警察又逼她丈夫交了三千多元钱罚款。女儿被非法关押在戒毒所十几天后，警察威胁她女儿说：“你炼就送拘留所，不炼就送回家。”她女儿说“炼”，结果又被拘留所非法关押十八天，她丈夫又被迫拿了一千多元钱。仲淑娟每次被抓，她丈夫都去要人，而每次都是被派出所勒索好几百元钱。

在大连戒毒所，警察强迫仲淑娟背监规，仲淑娟不承认自己违法犯罪，不背监规，警察就给她铐上手铐，背对墙站着，恐吓、体罚她至凌晨，才让去睡觉。她女儿被警察孙永发打了二十多个耳光。第二天五点就叫起床，躬腰体罚站了一整天。过了几天仲淑娟和几个法轮功学员被转到楼上，她和女儿就分开了。十天后，她被从大连戒毒所劫持到大连看守所；她女儿后来也被转到大连看守所。

随后不久，仲淑娟被非法劳教二年，被劫持到大连劳动教养院迫害。

二、大连劳动教养院的罪恶

（一）恐吓和毒打

在大连教养院，一个姓高的大队长问仲淑娟还炼不炼（法轮功），她说炼，结果姓高的大队长就打她耳光，然后体罚她：九十度躬腰，双手捧着后脑勺头朝下拱在两腿之间这样撅着，稍有晃动就被殴打。面对这种非法迫害，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抵制迫害，被关在教养院里的一个小俱



乐部，没有床，就睡在地上的草垫子上。

二零零一年一月九日，因法轮功学员坚持炼功，九个男警把她们集中起来，挨个问还炼不炼，炼就打耳光，然后拖出去打，把棉衣扒了用电棍电。打仲淑娟的男警姓曲，电她的男警姓王，当时来的有大王军、小王军、林义、还有王某，是司机，还有雍其勇、孙永发（从大连戒毒所转来的）、还有一个副大队长，共十人，用皮鞋踢，拿拖鞋打，把法轮功学员打晕了就用冷水浇，打的满身是血，鼻青眼肿，臀部的颜色都是紫的，墙上都是血。

第二天几个警察：副大队长、孙永发、雍其勇拿着电棍胶棒又来了，叫在“十不准”上签字，还有一个女警察姓苗当说客，软硬兼施。被殴打过的这些女法轮功学员全都伤痕累累，教养院怕殴打法轮功学员的违法行为被别人知道，平时不让她们洗澡，过年了叫到队长浴室洗澡，二月初才叫回大队部。

（二）三·一九前后的惨剧：三人死亡

二零零一年三月十九日，姓高的大队长领着副大队长还有几个警察，在每个监室门贴上污辱法轮大法师父、法轮大法的话，在每人面前的地上放一张污辱法轮功师父的话，而且采用极其下流的手段污辱法轮功师父，使法轮功学员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和摧残，叫在上面签字，罚九十度大弯腰。如不签，就拖出去用电棍电，强制脱去外衣，只穿内衣，就专电脸、乳房、阴部。

有两个法轮功学员被电的满脸是水泡，广播里放着污蔑法轮大法的歌，让一个会唱歌的普犯唱。她自从唱了以后，（转第三版）

（接第二版）就得了天理恶报，患严重疾病，整天吃药打滴流。有两个女法轮功学员被摧残得从五楼跳下去，一个名叫于立新的二十九岁未婚姑娘，当场死亡；另一个叫薛楠的二十二岁姑娘，断了二根肋骨，住院了。这两位女法轮功学员的遭遇完全是中共恶警对她们的身体和精神的野蛮摧残造成的，作恶者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惩罚。

当时法轮功学员每个人头发都掉一堆、汗流浹背，脸控的都是肿的，十天后往马三家劳教所转了十个法轮功学员，又从马三家、本溪调来了犹太搞强制转化，不放弃信仰就用各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王秋霞被犹太活活打死，孙连霞绝食后被灌食灌死了。

有一次三楼的三个寝室的人全部绝食，教养院就买来新管子，有个警察说“换个新管子，口子粗一点，灌食快”，在给这些人灌食的时候，灌的都是浓盐水加苞米糊。在灌食前，院长郝文帅说“你们不吃饭，就拿你们当畜生一样的灌”。在给大连的谢德文灌食时，苑龄月踩着她的脚，说“灌一次食跟你家里要二百元钱”，谢德文说“家里一分钱都不会给”，苑说“告诉说你在这受折磨，家人就乖乖给了”。灌食时管子在胃里转了两、三圈，狱医还问警察孙永发“够不够长”，可见狱医根本就不是为了灌食救人，实际就是灌食折磨人，灌食后管子快速抽出后，谢德文鼻子里、管子里都出血。还有一个大连旅顺人叫单宝琴，承受不住被强制写“保证”（放弃信仰法轮功），写错一个字，被三个男警，其中一个姓隋的大队长在半夜把电棍插进单宝琴的嘴里电她，她的惨叫声满楼都听的见。

（三）非人的折磨和性摧残

仲淑娟在大连教养院期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不让睡觉，体罚，在小号里迫害了三次：绝食后被灌食，警察拿起给别人灌食后沾有苞米糊、尘土、头发茬的管子，也不消毒，插进抽出、插进抽出，插进抽出，她“啊！啊——”的惨叫着，无法形容的惨痛。警察故意折磨她，还当示范给屋里站满了的、刚从警校毕业还没穿上警服的小女警们看，教唆她们如何进行迫害。绝食时双手背铐不让睡觉，关在小号敞窗冻。

第三次，仲淑娟因不戴劳教牌，被关入小号迫害，进小号后先把鞋脱了搜身，然后穿鞋跺脚，强行把衣服脱了，绑到小号钢棍上吊起来，把一脏围裙用大钩子用力塞进嘴里，两胳膊成一字形，把左腿脚面朝上绑着，右腿不绑，前后左右搬，疼痛难忍。拿小剪子扎脚心，把下身的会阴部对准椅子高出部位摇，踢阴部，用带尖的拖布把往阴部捣，致使会阴部位破损、溃烂，肿得像馒头，造成大流血。当时摇椅子时，疼得她“啊！”的一声，紧塞在嘴里的布都喷出来了，身上绑的绳子在本能的挣扎中都断了。然后警察又用大可乐瓶子装满水往嘴里灌。不张嘴，就用装满水的瓶子打，仲淑娟的嘴肿的老长，然后拿纸、笔逼写放弃信仰的转化书，不写继续折磨。

从下午一点反反复复折磨到晚上八点多才结束，当仲淑娟从吊刑卸下时，扑通就倒在地上，腿残了，手也残了，裤子里全是血和便。当天值班是大队长万雅琳、中队长苑龄月，管小号的是黄队长，还逼着写“不带劳教人员证是错

的”。然后，仲淑娟被架着拖到严管室，绑在死人床上，四肢被铐上。死人床是几块板拼成的，由于大流血板子都染红了，人在上面非常累，头被戴上刑具帽，真不知是怎么度过的。

这样过了八天，仲淑娟身上都长褥疮了，才让上楼。摘下刑具帽，她发现头顶有一块两公分大小的包，没有头发了，特别疼，耳朵也红肿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才结束了严管。同时被同样折磨的还有大连的王立君，当她摘下刑具帽的时候，四十多岁的人头发全白了；还有孙燕，也被同样迫害着。还有一个被吊着的法轮功学员好象叫黄莲霞，恶人们将她的指甲生生给劈下来了，听到的是她声声的惨叫。还有大连的曲淑梅，普教用玻璃丝带子剪成绳，打上结，强制她光着下身，蹲在地上，身下放个盆，两个人一前一后像拉锯一样的拉她的阴部，直到拉出血流到盆里为止。

因怕仲淑娟身上的伤被别人看见，她非法劳教到期后又加期四十天。离开教养院时她帐上两千多元钱警察不让带走，回家后她丈夫几经周折才要了回来。在大连教养院过节办墙报都是收学员的钱。法轮功学员经常被搜身翻号，队长苑龄月在仲淑娟身上搜出了法轮功师父的经文，罚款两百元钱，还强制她签字说是自愿的。

三、马三家劳教所的罪恶

仲淑娟第三次被非法关押，是在讲真相时被华东路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二年，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

在马三家教养院，每年都有两次所谓“攻坚”战（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十月中旬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半年一次的“攻坚”战，不“转化”就用各种酷刑折磨，不让睡觉。前后一个月内，仲淑娟三次不让睡觉。第一次，六天二十四小时不让睡觉，二十四小时体罚，仲淑娟困的站着就睡着了，一宿九个犹太折磨她：鼻子、脸上、脖子上粘满了纸条，戴高帽子，纸腰带，上面写满了攻击法轮大法的污言秽语；把衣服扒光，用彩笔在身上、衣服上写脏话。几个犹太扯着她满库房游斗，边走边打，墙上挂满了邪恶的标语。仲淑娟被用一大板子吊墙上把着手强迫写“三书”，手被摁得都破了皮，青一块、紫一块的；把腿绑一起，把着手写；把头压在木桌子上把着手写。大队长张秀荣骂她臭不要脸，队长杨小丰半夜咬牙切齿的用两手掐她的脸，哭着说你不转化我死！杨小丰和犹太，来回推搡，掐着打，这样折磨了近三个月。

后来省公安厅非法提审两次，问仲淑娟都受过什么样的酷刑，一个男警边做笔录边问她：“知不知道你犯罪了？”她说：“我没犯罪，我修法轮大法对国家、对集体、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国家也多次从正面报道过，调查法轮功修炼者二千例，上至八旬老人，下至两岁儿童，超过国家平均健康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七点八。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凡真正的修炼者都受益，我以前体弱多病，经常病休，（转第四版）

(接第三版)可自从修法轮大法后至今没吃一粒药。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使人道德升华、身体健康、对国家集体个人有百利而无一害。”笔录后另一个男警问她,“你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她说:“我不想知道。”

在“攻坚”战期间,严管中的法轮功学员,吃的是苞米面窝头,外面一层是熟的、里面全是生面子,吃带草棍的咸菜。马三家特制的窝头,黑色带捂味、带沙子,外面薄薄的一层是熟的,里面全是生的,一咬直掉生面子,有时往窝头里加损害神经系统的药物。

四、酷刑和毒打

二零零七年三月仲淑娟发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再次被华东路派出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二年,再次被劫持到马三家劳教所迫害。仲淑娟在一大队和普犯一起被强制奴役劳动,每天一人要干三、四个人的活、从早五点起床,干到半夜十二点,每月签考核,不签就打,用电棍电。

七月末,因仲淑娟不在考核表上签名,二分队队长赵国荣指使普通犯人赵薇、杨丹,把着她的手强行签,不签就打。仲淑娟被拽倒在地上毒打,手表带被扯断了,衣服扯开花了,膀子都露出来了。仲淑娟被打的身上都是青的,手被打出血,头被撞铁柜上,起大包,她要求到医院检查,警察不让去。

十月,因仲淑娟不去办公室签名,赵国荣就打她,从屋里往外拖,衣服都扯开了,鞋也拖掉了,她喊:“修正法无罪,停止迫害”。被拖到办公室后,她对大队长讲真相,李明玉不听,赵干事就左右开弓打她耳光。一会儿,赵国荣又进来,用一个直径五、六寸的圆形的东西包上布打,她的眼前一片黑,直冒金星,什么也看不见了,鼻子出血,就听啪、啪、啪非常快一下接一下打了好一会。而后,一个叫彭涛的拿拖鞋给王延萍,王延萍就用拖鞋打,这时她的衣服上、脸上、地上全是血。她满脸紫色,鼻子歪了,眼睛白眼球都是红的。李明玉又叫医生说,把所谓“废功一号”、“废功二号”拿来,又给她量血压,量完就给上大挂,桡刑,是一种特别的酷刑,人几分钟都很难承受:把头塞进二层铁床中间,两手用铐子铐在上床床头两边,腿用一个三角铁棍固定绑在下层铁床上,腰弯的站不住,又累又疼,她们怕她手麻木后感觉不到痛,就又来活动她的手腕,使她更加疼痛难忍,就这样抽了两天两夜,致使她她浑身肌肉萎缩。

十一月三十日在弹棉车间,仲淑娟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赵国荣又强行叫她签考核,不签就打耳光,拽倒,穿警皮鞋用力猛踢全身,仲淑娟被打的吐了两口血,嘴也破了,脸也肿了,浑身青紫色,赵国荣还让她把口罩戴上怕被别人看到。这次殴打给仲淑娟造成极大的痛苦,喘气说话都痛的难以忍受,十几天都没怎么吃饭,就这样还被强制干活。

由于迫害,仲淑娟女士曾一度有过恐慌症,就是每当睡觉的时候,如果包夹或队长来查房,只要碰着她,她就会惊恐万状的大喊大叫:“啊啊!打人啦!打人啦!”在中共的劳教所,一个正常的人被折磨成这样。

五、女儿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第一次华东路派出所抄仲淑娟女士的家的时候,是二零零三年,当时仲淑娟二十四岁的女儿阻止他们抄家,结果警察将她从四楼拖到楼下,又拖到派出所,她受到惊吓,从此得了忧郁症(当时邻居都出来责问警察)。二零零七年华东路派出所第二次从仲淑娟身上搜走钥匙抄家的时候,家中只有她女儿一人在家,警察的蛮横无理使女儿再次受到惊吓,之后的日子她就精神失常了,动不动就往外跑,仲淑娟丈夫就到处找,结果着急上火一口牙全掉了。

华东路派出所第二次绑架仲淑娟后,她的丈夫和女儿吓的四十多天没出门,在家没菜吃,喝了四十多天的粥。由于害怕,街道邻居叫门也不开,电话也不接,后来单位以为父女俩死在家里了,用升降机进屋才知他们还活着。

后来,仲淑娟的女儿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想起要看妈妈。她的丈夫领着女儿到了马三家劳教所,但警察不让见。她女儿跪着求李明玉让她见见妈妈,李明玉硬是不让见,女儿失望的哭着走了。回家后便暴躁不安,精神失常更严重了,常常一个人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在这期间,她的女儿不知跑丢了多少次,她的丈夫一个人东跑西跑的找,真是苦不堪言。

六、洗脑班的迫害

仲淑娟第五次遭非法关押,是二零零九年七月被劫持到抚顺罗台山庄洗脑班强行洗脑转化。当时她刚出劳教所三个月,在马三家被严重迫害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头一天华东路街道主任张雪莲到仲淑娟家打探,说是给孩子找工作。第二天,她正在家里给孩子熬药,华东路派出所王所长和片警等十几个人到她家绑架了她,伙同街道六一

零(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姓张、姓苑的,把她绑架到了抚顺洗脑班。

早在大连教养院的时候,仲淑娟八十多岁年迈的老母亲想见她,教养院说不“转化”(放弃信仰)不让见,电话也不让打。后来她回来后,老母亲说,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没想到能见到你,说着就呜呜哭起来。

仲淑娟女士并不怨恨迫害她的人,她只希望他们能早日明白真相,选择一个好的未来。◇



为呼吁世人对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关注,法轮功学员以酷刑展、发传单和举展板等方式讲述迫害真相。画中小女孩在雨中向世人发出纯真的呼唤,希望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从而唤起世人的良知,早日结束这场迫害。